

人生ノ角鏡

《青年大众文化丛书》编委会

名誉主编：洪建华 杨振龙

主 编：熊兴辉

编 委：徐明松 王延龄

朱少伟 章慧敏

陆幸生 薛建农

郑丽娟 潘志兴

责任编辑：陈先法
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
人生广角镜

章慧敏 著

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故事杂志社编

(上海四平路 1239 号) (黄陂北路 226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字数 14 万 6 千 印张 7.25 印数 1-10000

1989 年 3 月第一版 1989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5608-0305-9/G·36 定价：2.20 元

目 录

她热情地拥抱生活(序言).....	关 鸿
佛运.....	4
人间喜剧里的丑角.....	27
Helo——英雄.....	47
城市交响乐的指挥者.....	62
琴心不死.....	81
在这神秘的地方.....	106
狱中诞生的.....	134
为了明天.....	142
将军角色.....	156
困惑的检察官.....	182

830393

人生广角镜

章慧敏 著



是在业余时间，她开始握笔时已经不年轻了，时间对她特别吝啬。她为争取这点时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，这是一个女人所能作出的最大牺牲，她把自己的全部生活都押在上面来赌一输赢。

自然，她赢了。她第一次在《解放日报》上发表一篇豆腐块文章，看到自己的名字印成铅字时，眼泪都滴了下来。这种朴素的感情她一直保存在心底里。她珍视自己的每一篇作品。

她对写作如同对生活一样认真。在生活中，她认定一个目标就会不顾一切地去追求。在写作中，她为了每一个微小的进步付出了全部的精力。在她家里，唯一有自然光线的地方放着她的书桌，唯有这张书桌是不让别人碰的，书桌上始终摊着未完成的文稿，她一有时间就坐到书桌前，她的时间就是这样挤出来的。因此，她在短短的几年里能写出两本报告文学集子来，也就不奇怪了。

一向向人们报告的都是一些小人物的故事，她并不象有些人那样凭借对象的声望来提高自己的身价，或者凭借对象的色彩来掩饰自己的贫乏，她的价值在于她自身。她与那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在一起的时候，她从平凡中发现出不平凡来。他们成了好朋友，他们的友谊长久地保持着，每当她谈起这些朋友时，显得格外神采飞扬，我看出这其中的真情实感。

与那些俨然以大人物姿态俯视人生的作家比较起来，她的文章和为人更多一些真诚。与那些在股掌之间把文学“玩”得娴熟的作家比较起来，她的文章显得稚嫩了一点，

她的文学态度也显得过于认真了一点。在文坛上“玩”风颇盛之时，这点认真就显得其更可爱。但是，我也有一丝淡淡的忧虑，唯恐她过于的认真，在将来的某一天会失望，对文学和对人生。

希望和失望之间常常只隔一步之遥。她那女性的单纯和柔弱、热烈和坚韧能否支持她在这希望和失望的峡谷间穿越而过，达到文学和人生的自由王国，现在还很难说，因为，文学和人生一样，都是一个长长的旅途；因为，她还刚刚走到第一个驿站。这本集子还是她的第一次收获。她在下一站里会以怎样的面貌出现，作为朋友，我热切地期盼着。

佛 运

佛年二五三一年(公元一九八七年)五月,我来到宁波天童寺。我看到:山路上,那身背黄色香袋,络绎不绝的香客、游人;佛殿里,那虔诚的三拜九叩的善男信女;法堂内,那此起彼伏,抑扬顿挫的念经声;寺院中,那大把大把熏得人睁不开眼的高香和红烛……哦,这一切顿使我感叹万分:真如“天童史志”上写的:“佛运随着国运转”。

天童寺,伟哉,壮哉!

相传西晋的时候,有个叫义兴的僧人云游到此,他发现这里三面环山,青山峦峰,郁郁葱葱,古松苍劲,重樟叠翠,景色美不胜收,是块风水宝地,义兴留恋忘返,便砍茅草搭屋,开青山建庙。日夜诵经修道。天长日久,他的行动感动了玉皇大帝。玉帝派遣太白金星下凡,化为童子,侍俸义兴,辅助他的佛业。

当寺院初具规模,义兴也得真道时,童子却要告辞了。义兴恋恋不舍,再三恳求他留下。此时,太白金星才实言相告。从此,义兴把寺庙称为天童寺,把四周环抱的群山称为太白山,以纪念天上降临的童子——太白金星。

自唐朝以来,天童寺已是建筑宏伟的名刹古寺了。它

拥有九百九十九间殿、楼、阁，规模之大，是国内罕见的。兴旺的香烟，代代延传，明弘武中年，朱元璋还正式批准了天童寺的命名，也就是说，经过皇帝的注册承认，天童寺具有了它特定的地位，那时的天童寺可称为全盛时期，光寺里的和尚就有一千五百余人。

在庙里，我看到：“大明崇祯辛巳十四年仲冬”铸造的一口“千僧锅”，就足以说明当时寺院的人丁兴旺。“千僧锅”顾名思义：为千余和尚烧饭的锅。这口锅大得人必须站在台阶上，往里探头才能看到它有多深，它的直径足有两米多，据说，当年有个烧饭的小和尚，站在锅台上拿着大铁铲翻搅水米，没想到用力过猛，一头扎进锅里。等到和尚七手八脚把他打捞起时，已经煮得只剩下一副骨骼。当然，这样的惨剧再也不会重演，现在，天童寺里仅有七、八十位和尚，何劳千僧锅的“大驾”呢？就让千僧锅作为文物供游人观赏吧。

天童寺得来不易，保存至今更是不易，它经历了七次兴兴衰衰的遭遇（四次大火、两次兵灾、一次水灾。）当地百姓和寺院和尚异口同声地介绍：七次灾祸中，明万历年间的水灾和十年浩劫中的“兵灾”破坏性最大。史志上是这样记载的：一五八七年的七月十五，特大山洪冲毁了天童寺，但经过了崇祯四年至十四年，十年间的修复，天童寺又全部恢复了原样。可又有谁知经过三百余年后的1968年，天童寺遭受了有史以来最惨重的损失，红卫兵、贫宣队在庙里足足进驻了两年有余，该敲的全部敲掉，该拿掉的全部拿光，该赶的全部赶走……事后，光清理泥菩萨残骸就

费了三个多月时间，惨不忍睹……

佛运随着国运转

1 这次，我专程访问了天童寺的当家和尚——修祥。当家和尚的地位仅次于方丈，拿我们的话来说，相当于这里的第二把手。我们的谈话就从一九六八年那场浩劫开始——

他告诉我，寺院的和尚有严格的作息制度，早晨三点半听见敲四板便起床，四点行香，五点半才得以稍事休息，然后行香吃早点。那天，和尚们正在吃早饭，不想红卫兵、贫宣队冲进了饭堂，要全体和尚立刻集合开会，和尚庙素来与世隔绝，与世无争，方丈才是他们最高领袖，如今，突然而来的发号施令，他们难以接受。但是，不容他们细想，造反派拿着棍棒象赶鸭子似地把八十多个和尚驱赶到大殿里，紧接着宣布：由于“备战备荒”的需要，全体和尚必须在一小时内离开寺院，听候发落，每个和尚随身只准许携带自己的日用品和铺盖。

和尚们懵了，无可奈何地去各自的居室打点行装。这时，造反派又传下话来：师傅们年龄大了，卷铺盖也许有困难，现决定，每个和尚由两名贫下中农帮助整理行装，并送出寺外……多么宽怀大度的决定呀！但和尚们却清楚，自己已彻底失去了人身自由，一举一动都受着身后那两个造反派的监视。有的和尚出了寺院才想起还有东西未取出，再想进去拿，早被横眉冷对的造反派拒之门外了。若干年后大家明白了：造反派的这次行动，搞的是突然袭击，把没

有思想准备的和尚突然赶出寺院，这样，他们才不至于带走发报机，才不至于封死地道口……这一切显得多么的愚昧、无知。和尚庙挖地道干吗？难道挖了地道真能上通天宫、下通龙宫？要是每个和尚都有一台发报机，和尚庙不就可以改行电讯局了？

2 八十多个和尚的最终发落是就地插队落户。然而，对方丈宽润的审查远没有这般“仁道”了，他被作为特大特务嫌疑扣了下来，造反派一心想从他的嘴里知道：庙里的枪枝弹药藏在什么地方，地道的出入口又在何方？更有那蒋介石派遣他的使命，以及他和台湾发报的内容又是什么？

宽润有口无言，让他如何回答呢？一九四九年正月，蒋介石的确偕同他的老师居正来过天童寺朝拜，同年三月，蒋介石又率大队卫兵再次来天童寺进香，并在寺里住了一夜。第二天清晨，蒋介石坐着轿子，带着卫兵，在寺院大小和尚的陪同下，来到天童寺附近的小盘山。蒋公祖宗曾有家属在此地出家，死后就葬在小盘山上，到了山顶，蒋介石缄默无言，围着墓地顺走三圈，倒走三圈，以示对祖宗的怀恋之情……这以后，全国解放，蒋介石去了台湾，宽润方丈再也没有任何蒋介石的消息，让他交待这些问题，岂不是无稽之谈吗？但是，他的话谁信？一个六十多岁的老翁如何受得了造反派成天价的逼供和拷问？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，宽润方丈决定逃匿它方，说不定还有生还之机。

那一天黄昏，方丈趁监守吃饭的机会，悄悄摸向寺院的边门，撒腿向太白山跑去。求生的欲念是那么强烈，以致

连他自己也吃惊，竟一口气奔上了半山腰。他转过身来，向山下望去：夕阳映照下的整个天童寺建筑群，更显得玲珑剔透，蔚为壮观。他不由想起王安石描绘天童寺的名句：“青山捧出梵王宫”。多么形象的对比呀！此时，听不见造反派的恶语叱咤，环境多么幽静，山水尽收眼底，只是看不见缭绕的香烟。宽润感慨万分，诵一句：“阿弥陀佛”，紧紧地闭上双目。

天渐渐暗了下来，宽润站起身，向山顶走去，但脚步却明显地慢了下来。此去何方？虽说出家人四海为家，哪里还有安顿之地呀？更何况，他的出逃，造反派怎肯罢休，黑夜使他暂时逃脱，白日又可能使他重新遭难；天终是要亮的，与其被他们搜山抓住，降临更大的灾难，还不如自我解脱……

晨曦微露，宽润方丈下了太白山。远看，天童寺那两扇朱漆大门，犹如张开的血盆大口，就要将他吞噬；近处，埋葬园瑛法师的舍利塔已被毁得破残不堪，而法师的舍利子也被撒得荡然无存了。唉，当年，他的前任——园瑛法师的葬礼有多么隆重，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：他记得当死后一天一夜的园瑛，身穿金红色袈裟，打坐着被送进化身窑时，所有守候在一旁的和尚分明看见，园瑛法师被火烘烤着的脸部顿时绽出慈祥、幸福的微笑。是呀，园瑛是得了道的，否则，他的骨灰不会发出七彩“舍利子”光。到如今——园瑛在天之灵是否有知呢？我宽润本该象园瑛那样葬身……咳！这种时候，怎么又冒出这等非份之想？罢！罢！罢！

宽润低下头，安详地看着万工池(放生池)平静的水面。不知不觉，他已在池边徘徊许久了，宽润决心从这里赴黄泉，把自己的血肉之躯奉献给池中的生灵，他面向南天，默诵了最后一遍经文，一跃池中……

他去了，带着他至死不渝的信念，带着他那一手好书法……永远地去了！

哦，万工池啊万工池，自古以来，这里放生过多少生灵，而今，却容不下宽润方丈这一条生命，呜呼，哀哉。

天大亮时，大队造反派开始了紧张的搜山，可有人却发现：宽润的尸体浮出万工池面……

3 宽润方丈的死，只是拉开天童寺悲剧的序幕。进驻寺院的造反派经过翻箱倒柜、掘地三尺的搜查，既没找到发报机，更没寻到地道口，甚至连“天王殿”、“佛殿”、“法堂”这三个主要大殿的钥匙也搜不出来。没有钥匙，如何采取革命行动，他们发疯似地撞门，可力气殆尽，佛门依然。这时，不知谁告的密：县里某走资派委托林场李场长保管着钥匙，也就是说，李场长手里有三个大殿的钥匙。

听到这个消息，造反派既喜又恨。喜的是寻寻觅觅这么多日子的钥匙有了下落；恨的是李场长明明知道造反派要采取革革行动，却装聋作哑，袖手旁观，这岂不是戏谑造反派？走资派和老和尚给了他多少好处呀？这可不得了，造反派立即召开了贫下中农代表大会，把李场长揪到会上好一顿斗呀，勒令他立即交出三把钥匙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李场长仍然没有交出那三把钥匙。

造反派有的是人和时间，对他进行疲劳战，可他是个患有严重支气管哮喘的病人，平日里要随时带着“喷雾器”才能行动呵。更可恶的是，他不交出钥匙，那些家伙竟把他的“喷雾器”也夺走了，李场长真正感到心力交瘁，力不从心了。

那一晚，他一头栽倒在床上，好象生命就要随之而去。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妻子在一旁轻轻地揉着他的胸口，嘤嘤哭泣：“为了这个家，为了孩子们，你就把钥匙交出去吧……”他没说话，也说不出话，可心里却酸胀发麻：这些天，他天天挨斗、挨打，造反派说他捧着泥菩萨的大腿，中毒太深，其实，他不信佛，只是从小在这里长大，看着寺里这些栩栩如生的佛像就如同看一件巧夺天工的艺术珍品，保存了几百年的工艺品为什么要由我们这一代去毁坏它呢？毁坏了它，你又能从中得到什么满足呢？更何况，为人要讲信誉。县领导既然让我管钥匙，我就应该忠于职守……不能交！他挣扎着想撑起身来，妻子拉住他，哽咽着说：“他们说，县里领导不是叛徒，就是特务、假党员，你怎么还为他们守信誉呢？交吧，求求你了……”是呀，县领导打倒的打倒，关押的关押，我还为谁保管钥匙呢？交吧，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，交吧！他横下心，点了点头……

妻子去交钥匙了，李场长心里非常清楚：这一交，意味的将是什么！他憋得喘不过气来，咳一声，吐一口血，痰盂满了，用脸盆……

他终于没能活到今天，带着满腔的愧疚离开了人世

间，临终时，他的眼直直地盯着天童寺方向，两行热泪顺着脸颊向下淌。

4 我不知当年追随造反派参加毁坏天童寺行动的人至今是否还在？我也不知当他们看到如今国家拨款百万元，来修复曾被他们毁于一旦的寺庙时，作何感想？我更不知他们的亲属中是否有人信佛？当亲人们虔诚地祈求菩萨保佑时，他们的良心是否安宁、踏实？

凡是鄞县百姓，都清楚地记得天童寺劫难的惨状，他们说，大殿里，那象征着“风调雨顺”的四大金刚，是首当其冲的落难者。

瞧，那四大金刚的威武身姿，向前俯倾，那气势翻江倒海，也许造反派慑于他们的神威而不能容忍，吼声“砸！”便蜂拥而上。可是，那四条汉子委实太坚固庞大了，一抬头，一举手，几乎和大殿一般高，任你造反派怎么锤，怎么砸，它们仍然岿然不动，倒是那些被震落下来的泥灰，落在眼里，好生疼痛。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”，此法不通，另想它法。一个灵活相的人，象猴子似地爬到金刚肩头，用几根粗麻绳圈成活结，套进一个金刚的脖颈。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抗衡战，就象拔河赛一般，几十个造反队员在下面拉，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”的语录作为战斗的号子，随着“哗”的一声巨响，金刚倒塌了……“毛主席万岁！”欢呼声四起。

如今，天童寺大殿里新塑的四大金刚，依然雄赳赳、气昂昂，顶天立地。然而，当地人却自有一番比较：四大金刚比

过去矮小了，坐的姿式也比以前端正了，最明显的是他们脸比原来和善多了……天啊，也许四大金刚至今心有余悸吧，态度和藹些总有什么好处，哪怕再来一次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打倒起来也不会象一九六八年那么触目惊心。这固然是笑谈，但搞泥塑木雕的工匠确实不多了，就是找到了，依样画葫芦也不是一容易的事。据说，天童寺重塑如来、金刚时，从福建聘请了一位八十岁的老工匠，老人家搞了一辈子泥塑木雕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可如今也只能现场指导指导了，毕竟上了岁数，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

不过，天童寺自有那劫后余生的珍品，并不是造反派忘了光顾，而是光顾了又奈何它不得。当地人说：钟楼里的那口大钟，使造反派伤透了脑筋，结果不得不放弃了它。

我见过那口大钟，铜铸的，大约有两层楼高，钟顶上有个大铁环，套在钟楼的横梁上。我不知这口钟有几吨重，但是，那体积足以显示它的实力。当初，也许是先有钟，再建楼的吧，否则偌大的钟怎么进得楼去？钟本来就是给人敲打的，敲一下，摇摇摆摆，发出悦耳的声响，可你要砸碎它，却颇为不易，有人提议，把横梁砍断，钟不就掉下来摔碎了？主意不坏，可就是没人敢当这个“先锋”，到时候，钟没摔碎，人不砸死几个才怪呢！倘若被罩进里面，岂不成了瓮中之物，活活憋死、饿死？这时的造反派呀，再高喊“下定决：不怕牺牲”也没人愿做这个无谓的“牺牲”了。

座落在天童寺西侧的罗汉堂里的十八罗汉，也是劫后余生的珍品。这里保存着全国唯一的十八石刻罗汉。十八个形象迥异，栩栩如生的罗汉被刻在石板上，面壁而站。当

初，小将们可能是砸菩萨、金刚，把手砸酸了，况且，对付石头也不象对付烂泥那么省力。最后，用石灰在他们身上一抹，也就收兵回营了。这一抹，封了十余年，直至一九七八年，十八个罗汉才得以重见天日。不过，罗汉们并没有不耐烦，照例笑嘻嘻的。当初，他们在云游四海的旅途劳顿中，就是看中这里静谧，才请求天童寺方丈给他们每人造了一间房，休息休息的。他们需要的就是清静，你把他们抹掉了，反倒使他们更能远离尘世的喧闹，修身养性了。

如今的罗汉堂，游人络绎。去天童寺的，没有一个不去看石刻罗汉的。尽管他们面前香烟袅袅，我想，恐怕并非他们的本意……

说来也怪，听了天童寺劫难的遭遇，不信佛的我竟然为菩萨担忧起来：佛道未能阻止那次浩劫，信徒们是否仍一如既往地深信“佛法无边”？

被问的信徒似乎很吃惊我有这种想法，我们正色道：“你不见佛殿正中的话吗：‘佛光普照’、‘法轮常转’。佛光确实是公平地撒向人间，可为什么会碰上那种惨祸呢，那是因为法轮是转动的，法道转过后，有可能出现魔道。不过，你不用担心，即使魔道再猖獗，法道最终会战胜魔道……你看，如今的香火多么旺盛，这是民基稳固，民道遐昌才有的现象。兵荒马乱的年代是不会有人去烧香的……”

是啊，信徒们说得不错：通过严酷现实洗礼的百姓们，更珍惜国泰民安的今天，而经过重新塑造一个自我的菩萨，也具有更广阔的胸怀，正如善男信女崇尚的那样：“深具慈忍力大肚能容，容天下难容诸事……”

哦，殿堂里，滚滚香烛烟，熏得人难睁眼，以致和尚们不得不戴着“潜水镜”来收烛取香，好一派兴旺之景。

信仰，你不分国籍，不限等级，
具有何等的魅力。

1 信仰，那是一种奇妙事儿，你也许不理解信仰者所特有的心灵，但你却能从他们身上感觉到信仰的力量。

一九七八年，邓小平、邓颖超出访日本，在宴会上，当时的首相大平正芳问起：“天童寺怎样了？”当他听“二邓”说到天童寺遭破坏的情况后，感慨地说：“什么时候，日本的信徒才能去看看天童祖庙呀？”

大平的感慨是代表日本天童派——“曹洞宗派”信徒意愿的。有一个数字我们听了也许会吃惊：在日本，经过注册登记的天童派信徒就有八百万。这是天童寺的骄傲！有关这段历史，史志上是这样记载的：

宋朝嘉定76年，日本一位廿四岁的道元和尚来到天童寺修道。他在寺里足足住了三年，得了真道——“曹洞宗派”。回国后，他便建了一所寺院，取名“永平寺”。从宋朝发展至今，日本已拥有一万五千所曹洞宗派的寺庙了。而属于曹洞宗派的和尚，胸前都佩有两枚这个教的徽章，以示宗派。